

茶的别称“葍”的起源与消亡

——兼论汉字的过滤机制*

汪 锋 殷 玥

[提要] 汉字记录的并不一定是汉语。汉语的历史文献中,“葍”字记录了两个词,其一义为“草香”,首见于汉代;其二义为“茶的别名”,首见于唐代《茶经》,且被视为蜀西南方言词。本文认为这两个义项之间并无演变关系,并对蜀西南之所指作了重新厘清。通过考察历史文献中“葍”的用法,发现“葍”在明清时的重新启用是追求典雅的复古用法。从词源上讲,“葍”可能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借词,可与原始布朗语的**lha*“叶子”联系起来。“葍”记录的借词通过“汉字的过滤”机制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与其他同义词产生竞争,但由于其路径受限,进而体现在语言使用上受限,最终退出日常词汇系统。

[关键词] 葍 借词 汉字过滤 词汇竞争

唐代陆羽《茶经》记载了茶的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葍,四曰茗,五曰笋”。汉字记录的并不一定是汉语。本文集中探讨“葍”的用法,结合语义演变机制与茶史来探讨其作为茶名的来龙去脉,最后论证“汉字的过滤”机制在语言演变中的重要性。

一 “葍”字对应的两个词项

在辞书中,如《辞源》(2015:3564)，“葍”多设两个词项。其一为“茶的别名”，均以《茶经》注为据；另一词项各书略有差异：或为“草香”，或为“香草”，引《说文》但无用例，而以“葍葍”为“香貌”，用例出处都是西汉刘向《九叹·愍命》：“怀椒聊之葍葍兮，乃逢纷以罹诟也^①。”《说文》：“葍，香艸也。”段注以《说文》体例为据，认为当为“艸香”。而且“香草”一说仅见于《说文》，其前后很长时间都不见用例，直到北宋周邦彦《卜都赋》：“诛草鉏棘，未撷乎兰葍。”而该用法也可能直接来源于《说文》。由此可见，“草香”义更为可靠。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语言变异和接触机制研究(19JJD740001)”、汉语国际推广办公室项目资助(7250200144)、北京大学中文系项目“茶史研究工作坊”等的资助。相关内容先后在“明茶秋毫工作坊”(2018)、“汉语历史词汇语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上报告过，蒙与会者提出很多有益意见，后又承审稿人指正多处，谨此一并致谢。所余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王逸在注解中称“椒聊且葍”出自《诗经》，但今本中并没有这一句，仅《唐风·椒聊》有“椒聊且，远条且”之言。

我们检索了“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V8.0)(刘俊文 2018)“爱如生中国俗文库初集”(V1.0)(刘俊文 2009)来探讨“葭”作“茶”义的使用情况。

除去直接或间接引用《茶经》的用例,仅有16例。除见于字书、药书等,基本只出现于别集,但也很少见。可分为三类:(1)“茗葭”“薜葭”等同义词并列来表示“茶”,如明郑以伟《舟暑》:“护脾却茗葭,调气赖参茯。”(2)用于列举,如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况茶、茗、檟、葭、薜,皆木,一种五名,安得谓之菜也?”(3)单用做宾语或定中结构中心语,如明郑以伟《春雪》“小铛懒煮葭,暖寒进一觥。”清张澍《复鲍觉生侍郎书》:“蒙顶产嘉葭,雷波产锦藟,师岭生仙茅。”

综上所述,“葭”的使用有3个特点:(1)唐以后、明以前这段时间里,除引用《茶经》外,几乎已经不用“葭”表示茶;(2)明、清文人作诗写文,又把“葭”这一不具有活力的词再次“挖掘”出来,以求典雅。这一情形与“茗”很类似。汪锋(2020:385)发现:“在元、明、清时期,‘茗’在诗题中的比重上升了,尤其相比其在正文中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来看,这一上升就更是饶有兴味,这说明‘茗’虽然在总体上竞争不过‘茶’……从唐代就开始退出‘茶’的日常核心表达,但在诗歌这一语体中,退出的时间要滞后一些,而且言语社团似乎要等到元代开始才更明显的开始利用词汇分层的策略,将‘茗’古雅化。”蔡定益(2017)指出明代士人嗜茶现象普遍,还结成茶人群体,把发端于唐代的借茶追求超脱隐逸的风气推到一个高峰。这种士人群体的风气落实到明显的形式表现就在于利用古语资源来表达“茶”的雅致超脱,这应该就是“茗”“葭”再度起用的社会文化动力。(3)“葭”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从一开始就不见于日常使用的场景,这与文化借词的发展类似。也就是说,其来源与传播可能不是经由日常的自然口语接触途径,而是通过文化交流的非口语接触途径。

二 “葭”字两个词项之间的关联

“葭”的“草香貌”之义最早用例见于西汉,而其“茶”义则晚到唐代。如果二者之间有语义演变关系,一般来说,只有从“草香貌”到“茶”。从语义演变的规律来看,从摹状词变为所摹之物是可能的,但所摹之状应为该物主要的特征。然而,从茶的加工工艺来看,唐以前加工技术较粗疏,没有专门的办法去除茶叶的青草味,大部分茶的青涩味重,因此才会有陆羽所批评的饮用方法:“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而唐代蒸青法的出现,“是制茶技术史上一大进展”(吴觉农 2005:82),通过蒸汽杀青,去掉茶叶的青涩,激发茶本身更宜人的香味。这是陆羽提倡清饮的技术基础。由此可见,唐以前还没有使用蒸青法制茶时,茶的“青草味”并不宜人,因而与“香”无涉,也就与葭之“草香貌”差之甚远。

如果一个语素音形的两个义项之间是演变关系,其过程通常如表1所示(汪锋、王士元 2005; Wilkins 1996)(M=义项, F=形式, T=时间, U=未变, V=变异, C=已变):

表1 语义创新的扩散

	M1	M2	
T1	F1	F2	U
T2	F1	F1/F2	V
T3		F1	C

也即可以观察到某一时段某语素音形从只具有某一义项到同时具有两个义项，再到其中某义项消失这一渐变过程。

而如果是借词进入语言，常常是竞争的形式 F 突然出现，而不是通过语义演变转化而来，并不能观察到上述渐变过程。如表 2 所示：

表 2 借用的扩散

	M1 “茶”	
T1	F1 茶	U
T2	F1 茶/ F2 葭 [借用]	V
T3	F2	C

上表中的“F1 茶”换做其他形式“F1 茗”或“F1 茗”均可说明“F2 葭”的晚起。而且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从西汉到唐代（《茶经》之前）文献中完全见不到渐变过程。“F2 葭”表示“茶”义是在《茶经》中突然出现的^①。对比汉语史中许多语义内部自然演化的渐变过程，如：“树”从“种植”义演变到“树木”义（汪维辉 2000），这就更符合借词的表现。我们更具体的推测是：某个语言的“茶”在发音上类似于“葭”，陆羽把它用“葭”记录下来，由此在文化茶人中传播。

进一步来说，如果是语义的自然引申，通常会有平行的例证，比如从“树叶”发展到“茶”的变化就广泛见于很多语言。而从“草香貌”自然发展到“茶”的平行例证，无论是在汉语内部，还是在汉语以外，都尚未发现。

三 “葭”与《方言》及“蜀西南”

“葭”是借词的证据在《茶经》可以找到两处：《一之源》的原注中有：“扬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葭。”《七之事》正文又引《方言》云“蜀西南人谓茶为葭。”《茶经》原注和正文同引此句，很有可能当时人所见文献中可能确实有此记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目不见于今本扬雄《方言》。“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扬雄并没有此言论，或者是此语在《方言》传抄过程中自然遗失了”（宋时磊 2017:34）。

扬雄《方言》中，提到“蜀”、“西南”并提仅有两处：（1）俎，几也。西南蜀汉之郊曰俎。（2）襦，西南蜀汉谓之曲领，或谓之襦。根据华学诚（2006），西南指今四川及陕南一带（大都与梁益、蜀、汉、凉并举），蜀分别大致相当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古代蜀国的范围，汉指均县以上的汉水上游。三者并列，则泛指包括以上地区的大片区域。因此，在《方言》中，尚未发现“蜀西南”表示“蜀之西南”的说法。从文献使用情况来看，“蜀”、“西南”连用例较少，汉代文献仅见于《史记》《汉书》，此后最早则见于唐代文献，《茶经》引文属于其中较早的文献记载。进一步考察《史记》《汉书》中“蜀”和“西南”的使用情况，可以发现两书中“蜀”多为单用，或云“蜀郡”“巴蜀”“蜀汉”，少有与方位词连用的；“西南”作为地域名词单独出现都是见于专名“西南夷”。另外在唐代文献里可见个别“蜀西南”用例，主要是指蜀地之外的西南外夷之地，例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障气

^① 与“葭”音近表示“茶”的字也尚未发现。

氛弥，毒蛇毒草爲害滋甚。”从玄奘西行路线（《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1990:452）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经过蜀地，但确实经过了蜀地西南方向的外夷聚居地。

综合来看，唐代以前“西南”多指以中原为参照的西南方，有两种用法，一指陕南四川一带，常与蜀地并举，二是特指蜀地及其西南方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即“西南夷”所居地区。唐代的蜀西南所指比较宽泛，主要指蜀地之外的广大西南地区，甚至包括了印度等地区。张勇（2012）研究了“西南”所指的历史演变，认为汉晋时“西南”包括巴蜀以及西南夷地区，但外部界限不明确，唐宋时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包括疆域之内的地区，而后者则包括能够内附的地方政权，如南诏、占城、安南等。

由此可见，扬雄《方言》中可能有与之表述不同但内容相当的信息，陆羽可能改动了原文；或是《方言》本没有“蜀西南人谓茶为葍”这一条目，而陆羽或从其他某处知道内容大致相当的信息，按照唐代的表达方式记作“蜀西南人谓茶为葍”而误记出处。

杨海潮（2012:469）发现《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 1983:17）中记录茶的读音为 *sakh*，认为是记录了“葍”这个名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①。杨海潮（2012）进一步认为阿拉伯人的记录与汉字“葍”的本意吻合，但香草（或草香）与茶没有关系，因此“葍”可能只是记音，并推测其源头是“来自西南或南方的非汉语言以通名‘叶子’作为茶的专名”。这一看法不仅与上文论证契合，而且对寻找借词源头很有启发。

四 可能的借词源头

《说文》：“葍，从艸，設聲。”《广韵》：“葍，識列切”，书母，薛開三。根据 Baxter（1992），则上古音为 *hljet，中古音为 syet^②。通常汉语上古音如果定义为《诗经》时代，中古音定义为《切韵》时代。相比较而言，从中古音出发，往前推到茶文化萌发的汉晋时代大概为最早了。汉代晚期按照柯蔚南（Coblin 1983）的重构是 *šat。

Benedict（1972:146）在讨论藏缅语的比较和重构时，就已经将“叶子”和“茶”放在一起比较，Sagart（1999）更是根据“树叶”>“茶”这一语义演变发生在藏缅语中，而不是汉语中这一事实，提出汉语的“茶”（上古汉语 *lra>中古汉语 *dræ）应该源自彝缅语的 *la，汪锋、魏久乔（2017）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论证了 *la “茶”起源于藏缅语的 *s-la “叶子”>“茶”，从彝语传播到傣语，再经由傣语传播到部分孟—高棉语（如布朗语、佯语）。

根据以上研究，再加上语义联系上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源头限定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茶”或“树叶”，语音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塞音韵尾。目前所见，最符合这些条件的是 Paulsen（1989）构拟的原始布朗语 *lha “叶子”，其重构是基于《布朗语简志》新曼俄话、云南的 Kontoi 话^③和泰国境内 Samtao 话，如表 3：

^① 旅居的阿拉伯商人所记，时间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

^② Baxter（1992:786）重构的是“设”，实作 h(l)jet，其中的括弧表示不能确定。

^③ Paulsen 调查的一种云南布朗语。

表3 原始布朗语“叶子”

词目	原始布朗语	Kontoi	新曼俄	Samtao
“叶子”	*lhaʔ ¹	lhaʔ ¹	laʔ ¹	laʔ ¹

比较* lhaʔ¹“叶子”与“葭”的语音，从声母来看，原始布朗语的清边音或者送气边音*lh-^①与Baxter(1992)重构的上古音*hlj-只是写法上的不同，而与柯蔚南(Coblin 1983)重构的汉代晚期音*ś-在语音上也很近似，清边音与边擦音ɬ接近，而边擦音混为ɣ或s一类的音很常见(秦绿叶 2016)；至于原始布朗语韵母a则与柯蔚南重构的-at更为近似，与Baxter(1992)转写的中古音et差别略大一些。需要注意的是，汉语一直是以-t尾对原始布朗语的喉塞尾。现代布朗语中也有la“茶”，但喉塞音为从傣语借音造成的后起现象(汪锋、魏久乔 2017)，而且其声母并非清音类，差别相对来说比较大，因此，应该不是“葭”所记的音。

五 汉字的过滤

按照上述分析，“葭”的使用范围受限就不难理解了：在从汉到唐的这段时间里，汉族扩散到孟高棉民族^②聚居的西南边疆地区的力量很有限，因此，孟高棉民族人群相比藏缅人群而言，与汉族的接触要少得多；再者，其人口也相对来说少很多，因此，大概原始布朗语的* lhaʔ¹“叶子”只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他别称不同才得以传播，并被陆羽等当作“茶叶”记录下来了，但在实际交际中很少使用。后来由于《茶经》的影响逐渐扩大，“葭”这一茶的别称才在书面汉语传承中还留有痕迹，但活力有限，远远比不上内部引申产生“茶”义的“茗”。

从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看，“葭”作为茶的别称，在时间上不会早过“茶(茶)”“茗”。在使用范围上，“葭”基本没有进入日常生活领域，仅限于字书、药书等工具书，“茶”和“茗”则占据了茶文化萌发的汉、晋时期，但在竞争过程中，“茗”从唐朝开始，逐渐败退，从日常领域退出；到明代，由于雅、俗分离的需要，“茗”在古雅场合又获得一定的活力，这通过观察与其他烹制和饮用类动词的搭配可以明显看出来，比如，没有“吃茗”“喝茗”(汪锋 2018)。同样的，也没有“吃葭”、“喝葭”，但有“吃茶”、“喝茶”。可见，“葭”在竞争中，比“茗”的活力也小很多，搭配使用范围也小得多，比如，就与饮食方式的搭配来看，有“饮茗、品茗”，而没有“饮葭、品葭”^③。总而言之，可以看出“葭”的社会基础很薄弱，在同义词的竞争处于下风，基本上是昙花一现。

在汉语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常见的现象，词汇变异与词汇竞争也随之而来，成为研究中国语言多样性的珍贵材料。王士元(Wang 1996)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的同时，还着重指出“汉字的过滤”机制，由于用字母符号来记音的方式是很晚近的事情，早期中国非汉族语言的词语都是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

随着我们对词汇发展模式的了解，语言内部的自然演变和通过“汉字的过滤”而来的借

^① 就清边音的情况，我们还请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陈国庆先生，同源的佤语中的清边音lh与th听起来差别很大，而与边擦音ɬ更近。这可能与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1980:103)提到唐代用th来对译藏语的lh的情况不同。

^② 以现在的分布来看，主要是在汉代的哀牢，在当时的中央王权控制以外。

^③ 只是在明代号称有很深学问的文人(比如郑以伟)，才有机会偶露峥嵘。

词在历史中的轨迹是有差别的（汪锋、王士元 2005；汪锋、魏久乔 2017）。通过观察汉字的不同义项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较长历史阶段中的搭配使用情况，“过滤”的机制就能显得更为透明。与其他同义词的竞争状态，更能体现特定词语在系统的地位以及发展趋向。通过与“茗”的对比，“葭”的外来身份愈加凸显。由此可见，在考察某个词语的源流时，其他同义或者近义的有关联的词语是重要的参考对象，通过它们在搭配使用以及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异可以看出各自的消长轨迹。

进一步说，人类面临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层阶体系，“语言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中枢，通过语言世界，感觉世界和文化世界才能得到连接”（陈保亚 1993:9）。随着语言的发展，文字产生后，文字记录的世界与口语记录的世界也开始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譬如，“可乐”源自-cola，当其成为一类饮料后，汉字额外赋予其愉悦的意义；“酷”匹配上 cool，则丰富了“酷”的意蕴。由此，联想到古人为了对译* lha 这样的音，选择在意义上若有关联的“葭”，或许出于类似的动因。但如前所述，这种后加上的关联与语言内部的引申毕竟在理据上不同。推而广之，文字，不仅仅是汉字，如何过滤口头语言所连接的感觉世界和文化世界应该是“记录”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 [1] 蔡定益. 2017.《香茗流芳：明代茶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陈保亚. 1993.《语言文化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3] 华学诚. 2006.《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中华书局.
- [4] 李方桂. 2001.《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5] 刘俊文. 2009. “爱如生中国俗文库初集”（V1.0），<http://dh.ersjk.com> [2019-05-21].
- [6] 刘俊文. 2018. “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V8.0），<http://dh.ersjk.com> [2019-05-24].
- [7] 秦绿叶. 2016.《两广边擦音多方言分布及来源研究》，《现代语文》第3期.
- [8] 宋时磊. 2017.《唐代茶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 汪 锋、王士元. 2005.《语义创新与方言的亲缘关系》，《方言》第2期.
- [10] 汪 锋、魏久乔. 2017.《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民族语文》第5期.
- [11] 汪 锋. 2020.《语义演变、词汇竞争与词汇分层——以“茶”“茗”兴替为例》，*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13卷）.
- [12] 汪维辉. 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3] 吴觉农. 2005.《茶经述评》（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14] 杨海潮. 2012.《茶文化在唐代的传播：时间、空间、社会》，载法门寺博物馆编《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五辑）第465-493页，西安：三秦出版社.
- [15] 佚名氏. 1983.《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北京：中华书局.
- [16] 张 勇. 2012.《“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
-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地理学》编辑委员会. 1990.《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8] 周振鹤、游汝杰. 1986.《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 周植志、颜其香. 1984.《佞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 Baxter, W.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1]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2] Coblin, W. South.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23] Paulsen, Debbie. 1989. *A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roto-Plang*.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24] Sagart, L.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5] Wang, W. S-Y. 1996.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s. In Huang C-T. J., & Li Y-H. A. (ed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Studies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 36), pp. 235-267. Dordrecht: Sprin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She* 葭 as an Alternative Name of Tea:

Also on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NG Feng and YIN Yue

[Abstract] The language record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is not necessarily Chinese. I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character *she* 葭 represents two words. One indicates ‘pleasant smell of herbs’, which 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other is an alternative name of tea, which, as a dialect word from the Southwest of *Shu* 蜀, was seen in *Tea Classic* of the Tang dynasty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wo words are not related, and in the meanwhile, clarifies the scope of the Southwest of *Shu*.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its usage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 *she* 葭 was reactivated for an elegant expression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Etymologically, it may be a loanword of *lha? ‘leaf’ from the Blang language, a minority language in Southwest China. This loanword entered Chinese vocabulary via the filter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ompeted with other synonyms for ‘tea’. However, destined by its etymological source, its usage was restricted to written Chinese in general. Finally, it falls out of the Chinese vocabulary.

[Keywords] *she* 葭 loanword filter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characters lexical competition

(通信地址: 100083 北京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中文系)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